

熊召政选集

本书作者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醉

漢

召政



熊召政中短篇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熊召政选集

醉

漢

召

政

熊召政中短篇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汉：熊召政中短篇小说选/熊召政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

(熊召政选集)

ISBN 7-5411-2454-0

I. 醉... II. 熊...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9786 号

熊召政选集 醉 汉 XIONGZHAOZHENG XUANJI ZUIHAN

策 划 金 平
组 稿 林文询 蔡 曦
责任编辑 谢明香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程 于等

书 号 ISBN7-5411-2454-0
成品尺寸 230mm×165mm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028)86259301



熊召政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95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参加过军，下过乡。22岁起担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1981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至今。其间于1984—1986年任《长江文艺》副主编，1985—1989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已出版诗集五部，散文集两部，报告文学集两部。其诗歌及散文获各种奖项多次。自1993始，历经十年潜心创作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一经问世，便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被评论界誉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该书继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及湖北省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后，又于2005年4月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熊召政选集》书目



《青山自在红》

《召政诗》

《张居正》（第一卷）

《张居正》（第二卷）

《张居正》（第三卷）

《张居正》（第四卷）

《闲人诗稿》

《灯花带梦红》

《醉汉》

《张居正书信评注》（上卷）

《张居正书信评注》（下卷）

序 我的小说历程

当我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有人说“熊召政真厉害，第一次写小说就拿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这句话其实是不准确的。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开始了小说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直没有写出名堂来。

二十二岁那年，我刚参加工作，由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变成了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从我拿工资的第一个月起，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吃的是文学饭。在文化馆干了六年，说是文学创作，其实是文艺创作，而且是“遵命文艺”，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就是创作小戏剧与曲艺节目等。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基层的文艺工作者，都是“万金油”。就拿我说吧，不但创作文艺节目，而且还要导演，人手不够，自己也粉墨登场。用今天专业化的观点来看，是“一条龙服务”，有点滑稽。但我自己回顾那段岁月，倒是不觉得痛苦。十八般武艺，我虽然谈不上样样皆通，但至少样样都会。现在，我之所以能写小说、诗歌、散文，且还会旧体诗词、书法甚至改编剧本，这几把刷子，都是在文化馆的时候练出来的。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归去来兮》，是1981年在大型文学双月刊《长江》上发表的。几乎在同时，我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了全国首届新诗奖。这首诗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论。中国的事儿就这样，一争论，看的人就多了，我这个诗人也就“闪亮登场”了。一时间全国各地报刊的约稿信纷至沓来，都是约我写诗。这样一来，本还在写诗还是写小说的两难选择中犹豫的我，诗情一下子被激活了。短短三四年时间，发表了数百首新诗。而刚刚萌动的小说创作的欲望，就这么被压制了下去。

1985年，我上了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二十多个同学中，如陈世旭、朱秀海、水运宪、王梓夫、李斌奎、邵振国、高尔品、刘亚舟、郑彦英、严亭亭等，都是较有名的小说家。我大概是班上唯一的诗人了。谈论起

来，我往往“势单力孤”而无人交流。但是，当同学们知道我曾发表过小说之后，无不撺掇我“改邪归正”，回到小说创作的队伍中。当时有不少的文学月刊，来武汉大学组织“作家班小说专号”，热心的小说家同学，总是拉着我加入其中。这样，中断了五年的小说创作，又被重新捡了回来。这一写就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常言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却怡然自得地当起了“双枪老太婆”，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诗歌。虽然两手都抓，但并不是两手都过硬。而是“一手硬，一手软”。毋庸讳言，读者还是喜欢我的诗，对我的小说，还没有完全接纳。

不管怎样，我在那几年内，依然发表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1988年，我还写了一部十六万字的小长篇《酒色财气》，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今天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金平先生。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总算明白了小说的道道。本想在小说创作中大展拳脚，以期收获。谁知道这时候人生发生了变故，我离开专业作家岗位，下海经商了六个年头。这期间，不要说小说，就连诗和散文我都不曾写过。此一去水远山遥，等到我的《张居正》问世，不觉十年时间过去了。应该说，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几年的小说历练，我不可能写出《张居正》。

经过慎重考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的《熊召政选集》中，我决定添一部中短篇小说选，将我写出的这些小说择其优者选出一本。这样做，对读者，是一份交代；对自己，是一个总结。

熊召政

2006年8月11日记

目 录

序 我的小说历程	001
女人和狗	001
醉 汉	041
山深闻鹧鸪	080
翡翠姐儿	114
鬼 火	149
檐老鼠	174
嘎扎嘎扎	185
官岭街趣事	195
门 向	205
68 叔	213
红嘴绿鹦哥	222
小 桥	234
老 屋	243

女人和狗

一

工棚仿佛是被浓湿的柴烟涨大的气球，飘摇在蜿蜒荒芜的山坡上。李大桑独自一人躺在“气球”里。他心中的无限寂静同群山博大的空旷融为一体。有什么能惊扰他？山下的塆子里，间或有鞭炮声传来，浏阳鞭炮真响。再响也不能惊扰真聋子。他并不是为了听鞭炮才生有一对耳朵的。山下在过年，酒香在云雾中弥漫。“气球”隔绝了人世间的酒香。他独守寂静。时间不管是用秒、用分或者用天来计算，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正准备让自己的心去做梦，重温一下那十分遥远的过去，让那朵老早就飘走的落花从时间之水中流回来，载走他的灵魂。但是，他的努力白费。“气球”里的心摇摆不定，而梦是不能摇摆的。

阵阵发冷的皮肤让他知道，天已经黄昏了。仿佛有一双巨手掐住了大山的脖子，石头发出干噪。李大桑并不害怕毛骨悚然的声音，他只要响亮地咳嗽一声，这声音就会逃遁。

那双巨手又按住了“气球”，使它匍匐不动了。风哀泣着钻进他的血管，他感到在冰窟里。忽然——在目光所及的丛林那边——忽然传来令他渴望的吠声。

一声，显然很匆促，急躁。原地打转转，充血的眼睛。

两声，悠长，有些悲哀。后退着，后退着，颈毛耸动。

“黑子，这是我的黑子！”

李大桑跃身而起，推门而出，待飞的“气球”破了。黑黢黢的丛林伸着舌头向他逼来。他毫不后退，扯起嗓子大喊：

“黑——子！”

风把声音带走，又送回给他。千树万树的梨花开了，离蒂而舞，他伸手抓了一把，化成了水。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黑子呢？他扯了扯耳朵，看它能不能再捉住黑子的吠声。无济于事。他蔫耷耷地走进工棚，

正准备掩上门，一只手伸上来阻挠。

“你是谁？”李大桑本能地后退一步，惊恐地问。

那人走进工棚，掩上门，冻僵的脸做不出表情。

“请问，你是不是李大桑？”

“是的。”

“可把我找苦了。”

那人卸下背上沉重的包袱，走到那堆快要熄灭的火跟前，加进了一些柴枝，重新把火堆烧旺。趁这空儿，李大桑赶紧穿好衣服，站在那人对面，警惕地问：

“你是谁？”

旺火烤软了脸皮，笑意浮了出来，那人说：“我叫杜成山，从山那边来。”

山那边是安徽，看打扮是个安徽佬。

“我不认得你。”

“现在不就认得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桂芬叫我来的！”

桂芬？忍气吞声地哭泣，忧郁的眼神。李大桑猛然记起桂芬曾写信说她的男人叫杜成山。顿时，羞辱与愤怒交织的感情使他变成了一头饿豹。他扑上去揪住杜成山的衣襟，狂吼道：

“你滚！”

杜成山仿佛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场景发生。他镇定地看着李大桑，眼中射出严厉而温和的光。

“请把手放下！”

李大桑哪里肯放手。他把杜成山揪到门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滚，你就得滚！”

他一把将杜成山推出门。可是杜成山抓住了他的肩膀，两人倒在雪地里扭打起来。雪落得不厚，薄薄的一层雪下面是雪水化成的泥浆。两人立刻滚成了泥巴狗。李大桑虽然有一身牛力，但毕竟还不是比他高一个头的杜成山的对手，只几个回头，他就被杜成山压在身子底下不能动弹。但是杜成山并没有揍他一个拳头，而是很快地扶起李大桑。两人周

身水淋淋的，重又回到工棚，在火堆旁坐下。

“不是我一个人来的。”

杜成山脱下棉袄外边的罩衣，气喘吁吁地说。李大桑依然满含敌意地盯着他，问：

“还有哪个？”

“桂芬。”

“桂芬，你骗人！”

“她在山下小镇子里。”

“她，她为什么事要来？”

“来看你。”

“看我？她看我！”

李大桑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接着又抱头痛哭起来。

“大桑，你不要这样。”

杜成山舌头笨拙地说。不这样又该么样呢？他也不知道。

黄昏，被一个刚强汉子眼泪打湿的黄昏，像蛇一样在蜿蜒荒芜的山脊上蜷曲。群山如巨大的海绵，将悬浮在空中的黑色汲尽。黑色，黑色，令人肠断的颜色。

突然，李大桑又狂叫起来：

“你们，你们为什么事要来看我？”

望着他扭歪的脸，鼓突的眼珠子，杜成山感到脊背灼热。

“大桑，你要晓得，桂芬没有哪一天忘记过你。”

“她为什么不忘记我，为什么？”

“你去问她自己吧。”

两个男人沉默了。火光映着他们岩石般严峻的脸。脊背却浸在黑暗之中。

二

“黑子，过来！”

李大桑威严地喊。他看见黑子骗开腿儿，在另一座坟头上准备撒尿。这对死人是恭敬的。黑子立刻撒腿跑过来，他摸了摸黑子栗炭般黑亮

黑亮的毛身，揪了揪它的耳朵，说：

“去，到竹林边上屙尿去。”

黑子伸出舌头舔舔李大桑的手，乖顺地向竹林跑去了。李大桑再不管它，继续弯腰去拔隐住了墓碑的青草。

今日是清明。

这清明，既不清，也不明。黏乎乎的雨线漫天瞎扯。山间旷野似乎真是产生了阴阳不分的气氛。李大桑大清早起来，胡乱扒了两碗芋头粥，就带着黑子上山扫墓来了。

坟茔不大，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包。上面还有十几个被牛脚踩出的小坑坑。小土包里长眠着李大桑的父母双亲。他们双双死于一九六〇年那场骇人听闻的饥饿中。李大桑从此成了孤儿。那一年他十七岁。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也尝到了死亡的滋味，父母过世的最初一些日子，他独自住在三间破屋里，差不多每夜都做噩梦，梦见自己死在什么山洼里，野狗像啃猪骨头样地啃着他的尸体。他想喊又喊不出声音来，仿佛胸腔里趴着一条专门吃他声音的虫子。他从惊悸中醒来，挣脱了死亡的威胁，又不相信父母真的死去了。他常常跑到这个土堆前，泪涟涟地呼唤亲人。巴望有坟包裂开，父母双双从棺材中走出来的奇迹出现。但他可怜的父母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又哪有多余的精力来过问这个如同一只瘦猴的儿子呢？他生下来，父母给他取名叫大桑，就是指望他能长成门口的那棵桑树那么大。桑树是没有父母来管的，大桑现在也没有。他住的藕塘湾，老老少少的眼睛都饿成了绿色。大桑饿得颈子撑不住头。在一个美丽的月夜，他不知费了多大劲儿才走到小土堆前，他是来向父母的亡魂告别的。为了活命，他下决心离开藕塘湾，到哪里去呢？他不晓得。他走上了出山的漫漫长路。那是一个虽然过了立夏而夏天实际上还没有到来的季节。路边田里的大麦没有成熟，却正在灌浆。大桑顺着大麦田走，饿了就嚼一把青大麦，渴了就喝大河里的流水。他就这样顺着大麦田走啊，走啊，从青走到黄，从山里走到山外。他眼眶里的绿色终于褪尽，干瘦的脸颊上居然泛起了一丝红色。

从一个小镇走向另一个小镇，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他过了两年流浪的生活。那一年秋天，他又奇迹般回到了藕塘湾。给他照看破屋的张三爷问他：

“大桑，你没有死？”

大桑咧嘴一笑：“三爷，你怎么开口就咒我？”

张三爷从坏掉的牙缝里咕哝道：“垆里人都传说你死了。有的还说得活灵活现的，看到你被人抬到山上，挖个土坑埋了。要是那样，你家就报了绝户。可我不信……”

张三爷还在唠叨，大桑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恨恨地说：“谁再咒死，我一刀捅了他。”

张三爷惊得伸着舌头缩不回去。我的天，藕塘垆莫不是回了一个土匪？没过几天，垆邻们都有了张三爷这种想法。大桑再不是两年前的大桑。那时他像一只小鸡，远远地看见人就跑，躲到稻草堆中去。现在可不同了，他的眼睛看人时，总透出一股凶光。他拦住串村的铁匠要打一张挖锄，铁匠说要等两天，他就不耐烦地骂起来，并和铁匠打了一架。

藕塘垆的人，都把大桑当成了七煞神。轻易不敢和他打交道。大桑也不往人群里凑，开门出工，关门睡觉。这种状况，自然没得人给他做媒说媳妇。家中冷淡不过了，他便捉回一只狗养着，这就是黑子。

掐指一算，今年是他父母去世的第十三个年头。他也跨过了三十岁的门槛。

墓碑前的青草被他拔光了。草根带动了小土包的一些泥土，簌簌往下掉。大桑用脚踩了踩，两眼忧郁地望着墓碑。这是一块再简单不过的墓碑了。它只不过是一块粗糙的米青石。光板板的，没有用钢钎凿出的碑文。这是大桑流浪归来后，从山上搬到这里竖起来的。这块无字的碑，寄托了他深沉的哀思。他的大（父亲），他的丫（母亲），长眠在这里。他们有名字也等于没有名字，除了大桑，谁还会记起他们呢？

“大桑。”

张三爷站在山路上喊他。张三爷老很了，背佝偻着像一具犁。

“么事？”大桑搓了搓泥手，问。

“曹书记让我来喊你，他找你有事。”

“晓得了。”

张三爷走了。大桑又修了修坟包周围的放水沟，才喊起黑子下了山。

曹书记是公社的副书记，驻点住到了天花坪大队。藕塘垆是天花坪大队的一个生产小队。大桑来到大队部，曹书记正坐在专为他布置的办



公室里，在座的还有大队党支部的石书记。

“你找我？”大桑站在门口问。

“进来坐。”曹书记笑容可掬。

大桑不坐石支书搬过的椅子，两脚泥水蹲在门槛上。

“大桑，”曹书记说，“今天我和方支书找你来，是想和你谈件事。”

“什么事？”大桑警惕地睁着双眼。

“是这样，”曹书记字斟句酌地说，“为了便于抓阶级斗争，我们驻队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把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队，专门开到猫儿岭上炸石头，修渠道。”

曹书记顿了一顿，瞄着大桑。大桑却不瞄他，只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抚摸着半蹲在他脚边的黑子。

“大桑，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曹书记略略有些生气。

“听到了。”大桑依然无动于衷。

“你认为这样好不好？”曹书记问。

“关我屁事。”

“大桑，怎么这样说话，”方支书插嘴说，“曹书记这么问，是抬举你。经过研究，曹书记决定让你担任改造队的队长，负责看管那些地富反坏分子。”

“我？”大桑感到吃惊。

“对，就是你，”曹书记说，“让你担任这个队长，是我们大队党支部和工作组对你的信任。大桑，你可得好好干哪。”

“我得想一想。”

大桑感到这事儿太突然。藕塘湾人眼中的一个猪不吃、狗不闻的东西，居然能当官？从今以后，他也像当队长的王老五一样，把别人喊到田里栽秧，自己却回到家里抽烟？若是这样，倒真是个好事儿。他娘的，老子的脚肚子喂饱了蚂蟥，现在也该养养血了。

“大桑，想好了没有？”曹书记等不及了。

大桑仿佛饥饿的人摘到了一个果子，站起身来说：

“他娘的，这个队长我当定了。细伢儿做皇帝，一人一回，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你说什么？”曹书记没有听清后面的话。

“我是说……”

“你不要说了，”方支书及时打断他的话，“改造队明天就集中上猫儿岭。你回家收拾一下，明天好走。”

“人一个，卵子一条，有么事收拾的。”

大桑愉快地说着粗话，离开了大队部。在回藕塘湾的路上，他眼眶中闪动的野蛮气，越发让人不寒而栗。

猫儿岭是天花坪大队最高的山，接通石船山水库的渠道从山半腰经过。李大桑领导的改造队就是负责修通这段渠道。

当李大桑带着这三十多个老头子来到猫儿岭安营扎寨时，心中是一半得意，一半凄凉。得意的是这些地富反坏分子一个个在他的面前都唯唯诺诺，不敢大声说句话。凄凉的是在这个远离村湾的旷野山上，他抖威风没人看见。

工程一开始就是打炮眼，炸石头。第一天，李大桑亲自示范，凭着一身牛力，打了一个两米深的炮眼。他因此就定下了一个指标，每根钢钎每天必须打两米深的炮眼，否则不准离开工地。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哪敢说个不字，只得拼老命来干。八磅锤在他们手中，越抡越慢啊。要知道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加上长期吃猫食，干牛活，身体早就垮了。连大桑这样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喘口气的工夫都怕浪费，一天尚且只能打两米。叫这些一阵风就可以吹走的老头子如何完得成指标？

第一天忙了个两不见天，总算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傍晚，待李大桑在工棚里困足了瞌睡，上工地来丈量洞眼时，就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头。老头子们东倒西歪坐在山坡上，没有一个人干活儿。

“你们都完成任务了？”李大桑问。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李大桑掏出皮卷尺，量完了所有的洞眼，最深的才打到一米二。他顿时垮下了脸，厉声吼道：

“都给我滚起来，站好！”

老头子们都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挪到一堆儿站着。

“你们想抵抗我的专政，是不是？”

李大桑半生不熟地使用着从曹书记那里学来的话，继续训斥：

“我要你们打两米，你们就要打两米，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太阳落打到太阳升，你们打不到两米，就不准歇气。”

李大桑话音刚落，一个老头儿走出人堆儿，哀求道：

“李队长，求求你，减点任务吧。你看，我们的手臂都肿了，我的腿，还让铁锤砸出了血。”

老头子说着，挽起裤腿让李大桑看，只见一块肮脏的手袱儿扎在腿肚子上，湿漉漉的血浸满手袱儿，还在朝下流淌。

“你让我看么事，未必是我砸的，嗯？”李大桑硬着心肠吼道。

“李队长，你就饶了我们吧。”

老头子依然痛苦地哀求着，他的脸色已经苍白了。

“饶了我们吧，李队长。”

所有的地富反坏分子都在乞求。李大桑的心中掠过一丝快意。他被人们当成一条狗，踢来踢去的，踢了这么多年，现在他终于也能主宰别人的命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报复心理使他变得更加残暴。饶了你们？说的比唱的还好看，我的父母双双饿死，我像条狗样的到处乱窜，乞讨，谁饶过我？他走近那个老头子，像一条吸血的蚂蟥游近一只粗黑的脚肚。

“跪下，你给我跪下！”他吼道。

老头子的眼睛里有过一闪即灭的愤怒，但他还是顺从地跪下了。那条流血的脚在轻微地抖索着。

“你个老杂种，我叫你反抗！”

李大桑一巴掌打了过去。如果不是前天甩了一天的八磅锤，手膀子至今还生疼生疼的，这一巴掌怕不要把老头子的脸打歪。但就是这个力量不足的一巴掌，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人来说也是够受的。它正好打在老头子的牙帮骨上。老头子感到满口腥气，张嘴吐出一口鲜血，一颗牙也和鲜血一起被吐了出来。

地富反坏分子们被李大桑的残暴震慑了，一个个都噤若寒蝉。

“你们还反不反抗？”李大桑又对他们吼了起来。

“不敢，我们不敢！”

“我们老老实实改造。”

“我们听李队长的话。”

老头子们纷纷表示。李大桑的统治欲得到了满足，他摸了摸生疼的右膀子，宣布说：“今天饶了你们，明天出工，非得打出两米不可。”

老头子们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工棚。当天夜里，李大桑出小解，透过

朦胧的月色，他看见前面不远的一棵桐树上，似乎吊着一个人。他急忙赶过去，一看树上吊着的真是一个人，而且正是那个老头子。他迅速解下绳子，也许是刚吊上去的，那老头子居然还没死。李大桑把他扛回工棚里，惊动了所有的人，都忙乎着抢救那个老头子。李大桑阻止他们，说：“用不着救，这老杂种命大，死不了。”

从第二天起，他就派人对这个老头子严加看管，不给他任何行动自由。每天打完炮眼，还让他和自己一起担负点炮的任务。

点炮的活儿虽不重，但需要手脚麻利，会跑会跳，弄不好就会出事故。有一天中午，十三个炮眼都筑好了药，人也全都撤离了危险区。工地上只剩下李大桑和老头子两个人。李大桑交给老头子一根火棍，说：“你点下面的六炮，我点上面的七炮。”老头子也不回话，接过火棍，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李大桑一个手势，两人同时点火。大桑点了四炮，跑向第五个炮眼时，一不小心，一只脚陷到一条石缝里去了，不管他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这时，老头子的六个炮已经点完，正一跛一跛地跑开。李大桑环顾周围，十几根导火索“哧哧哧”地冒着蓝烟。

一秒，又一秒……

时间在飞逝，而李大桑陷进石缝的脚，却是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两公尺长的导火索最多只能燃到三分钟，接着是惊天动地的爆炸。李大桑闻到了呛人的火药味，人求生的本能使他绝望地呼喊：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李大桑绝望的呼喊声，山鸣谷应。导火索燃烧的蓝烟为他的死亡升起了帷幕，时间也许只剩下一分多钟，已经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了。躲藏在危险区外的人们，都不敢目睹即将发生的恶性事件。他们闭上了眼睛。有的人心中甚至掠过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念头，不无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人发疯样的奔向了炮区。

“是他，是何令山老头！”

不知是谁高喊了句，人们又都睁开眼睛。何老头已经冲进炮区。只见他平常显得那么笨拙的一双手，这时比采茶姑娘的巧手还快。他像扯